

白色的诱惑

金河



白色的诱惑

金 河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白色的诱惑
金 河

•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3.375 字数 255,000 插页 3

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6,900 册

ISBN 7-5039-0108-X/I·65

定价：3.50 元



作者小传

金河，原名徐鸿章，内蒙古敖汉旗人，汉族，1943年生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、党组书记，全国作协理事。

短篇小说《重逢》、《不仅仅是留恋》、《打鱼的和钓鱼的》曾分别获1979年、1982年、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小说集有《金河短篇小说选》、《不仅仅是留恋》。

内 容 提 要

金河是多次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作家。本书收集了他近两年来创作的十三个中短篇小说。这些小说反映的大多是当前人们所关心思考的问题。作者以敏锐的联想，饱满的笔触，深沉的哲理，观察人生，再现生活，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代生活一幅幅绚丽多姿的风俗画卷。

目 录

市委大院的门柱	1
猫眼儿	19
神童	33
鸱鸢嘴有个天下乐	60
侯三和他的十三香	77
饮马河上的发现	101
堵塞	119
两套车	138
妈妈穿上马甲	162
典型形象	186
白色的诱惑	229
小气候	252
气与色	312
后记	423

市委大院的门柱

市委书记姚达上班总是安步当车。

这里没有微服出访、体验民情、体察民意的意思，也不是为了给国家节约能源，跟普通老百姓划等号。姚达不喜做那种有新闻色彩的事情。

市委领导的家属院跟市委大院只有一墙之隔。出家门，进机关门，从从容容，有五分钟足够。姚达把这五分钟的路作为早饭后必要的健身锻炼，也作为一天紧张公务前的必要准备。运动员下场前不都要抻一抻，跳一跳，松活一下筋骨么？

水泥方砖铺的人行道平平展展、干干净净的。树下的最后一点残雪也在前一天化掉了，苍黑色的泥土是湿润的，散发着春天特有的气息。垂柳泛出若有似无的青色，柳丝软了，在东南风的吹拂中轻悠悠地摆动，再不象冬天那样僵硬，西北风一刮，便发出金属线般尖利的嘶叫。

姚书记走几步还常常停下来，看看呼隆隆行驶的车辆和急匆匆赶路的行人。男女老少，五行八作，不管以什么形式奔向什么目标，他们都由无数条想象中的线跟市委大院联系着。而市委大院的无数个线头又都集中姚达一身。

他是城市的总设计师，总控制师，总工程师，总导演，总司令。每当这时，他心里总涌起一种庄严的自豪感、责任感、使命感、时代感和权威感。

来到市委大院的大门口，他又略微停了一下。他对市委大院的大门很满意。大门很宽敞，至少可以容许三台小轿车同时进出。他更欣赏的是大门的两个巨大的门柱。据设计人员说，它是仿照某军区司令部的大门设计的，只比军区司令部的门柱略小一点。门柱的外形看上去有点象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头堡，很是威武壮观。去年修建时曾有人建议用白色大理石贴面，有人主张用汉白玉镶面，但都被姚达否决了：“一个大门嘛，太奢华了，影响不好。”于是改用白色水刷石。白色水刷石的墙面视觉效果也不错。朴素无华的乳白色不但看着舒服，还有点象征意义：党的机关的清廉和纯净。高高挂起的市委的牌子是用了雕刀的，字色正红。不但跟门柱的色彩谐调，同时也有象征意义：抛头颅、洒热血的革命道路和对党的事业的赤诚。门是钢管焊的，但没有沉重、森严之感。它是折叠式的：大门打开之后，每一扇可以折成三折，放进门柱里。这样不仅开启灵活，车辆进出方便，同时也给人一个“党的机关永远向人民敞开大门，没有任何阻碍”的感觉。

姚达欣赏的眼光突然变得认真起来。他把头侧到右面看了看，又侧到左面瞧了瞧，又后退几步打量一下，禁不住皱起眉头：怎么搞的？左边的门柱好象有点倾斜！不是“好象”，而是确实倾斜了。

门卫老齐正在门口站着。姚达招招手，把老齐叫过来，让老齐验证一下。

“是有点歪，姚书记。我前两天就看出来了。”老齐说。

“看出来了，为什么不早说？”姚达问，“邵秘书长知道不？”

“我没跟秘书长讲。我想问题不大。”

“哼，”姚达冷笑一下，“不知怎么搞的，人心都长到肋巴上去了——国家的事，集体的事，再大也是小事！”

姚达回到办公室，马上找来市委秘书长邵含章。邵含章是位老同志，论资历并不比姚达浅，还是市委常委。姚达不便批评指责，只问邵秘书长知不知道门柱倾斜的事。邵秘书长说他没大留心，这一阵子忙得他晕头胀脑。

“你是不是去看一下，看看能采取什么措施。其他工作暂放一放。”姚达说，“万一倒了，砸了人，就麻烦了。”

邵秘书长对姚达是充分尊重的。他马上找来办公室主任詹天时。詹天时对建筑一窍不通，便叫来总务处长王同顺。这事本来跟秘书处无关。但是秘书处的女处长王芷对书记交办的事向来热心，便也跟来了。

在邵秘书长的率领下，一行人来到大门柱前，近瞧瞧，远看看，一致断定：大门柱的确莫名其妙地倾斜了。不必用什么精密的测量仪器，肉眼一看，就看出是歪了。总务处长王同顺凭经验估计，起码倾斜了两拳头，二十公分。可是，倾斜这么严重，在姚书记注意之前大家竟没有发现，

实在有点不好意思。

认定程序结束了，下一步便是研究解决办法。邵秘书长又把这些人的拉回秘书长办公室。

总务处长王同顺认为，门柱歪是歪了，但是倒塌的可能性是很小的，只是有碍观瞻。

办公室主任詹天时同意王同顺的意见。这个门柱是去年入冬前修建的，才几个月，拆了实在可惜。重修一个门柱，材料人工加在一起，至少要三四千元。办公室没有这笔开支。再说，过几天还有日本一个友好城市的代表团要来。门柱一施工，弄得乱糟糟的，反倒不好。外国人反正坐在汽车里，一出一进，也不会注意门柱是不是倾斜。结论是“过一些时候再说”。

邵秘书长觉得王同顺和詹天时说得有些道理，倾向于暂不处理。

秘书处王芷提请大家认真对待姚书记的意见：“门柱倒掉的可能性不大，但不是没有。既然已经倾斜了二十公分，就难保证不继续到三十、四十公分。再说大门口经常有大小汽车经过，汽车的震动很可能加速门柱的倒塌过程，说不定会正好倒在汽车上，那就可能出大漏子。因为一般干部是不坐汽车的。”

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面面相觑，半晌无言。王芷的话意味着：不出事便罢，出了事，特别是市委领导出了事，就吃罪不起。明知会出事，你不采取措施，情同谋杀！

“外国人来时肯定有一些记者。就算外国的官员不大

111130

注意，那些象耗子一样到处乱窜的记者是会注意的。”王芷继续说，“一旦他们注意到门柱歪了，说不定就会牵强附会，做一番文章，说我们市委要‘倒牌了’了，象征着‘上梁不正下梁歪’了，什么话都可能说得出来。这事张扬出去，就不是一个门柱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市的形象问题，甚至是改革之中的中国的形象问题。”

不管市委书记姚达如何关心，也不管王芷把问题提高到多么吓人的程度，在市委的工作日程上，一个门柱的倾斜毕竟是件小事。邵秘书长，甚至办公室主任詹天时都有权拍板拆或不拆。可是，事情又不这么简单。这里偏偏杀出一个秘书处王芷来。

论官，王芷是个处长。主任、秘书长都管着她。可谁都知道王芷跟市委书记姚达有一层特殊关系。连姚达本人也承认王芷对他有“恩德”。在姚达住“牛棚”的时候，作为普通“革命群众”，王芷曾悄悄地给他买过胃药，买过一条“大生产”，给他通风报信，还给他写过一条纸条：“千万不要有不好的想法。”那时，姚达是市委统战部的副部长，王芷是部里的干事。二十年来人们都私下议论：王芷跟姚达书记的关系还不止于此。不管什么关系，反正王芷一说话，人们就不能不考虑姚达会是什么态度。

思之再三，邵秘书长说待他请示姚书记之后再定。

礼多人不怪，请示多有好处。邵秘书长还真请示对了。姚书记的意见很明确：王芷同志很敏感。我觉得她的想法是对的。同时还要查一下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质量

问题？

邵秘书长把姚书记的意见迅速传达给办公室主任詹天时，请詹主任抓紧办理。詹天时又把任务交给总务处长王同顺。

王同顺向来看不惯王芷的依官仗势、飞扬跋扈、鼓唇摇舌、咋咋唬唬。

“挺好一个门柱，歪一点有啥关系？市委的形象好坏也不在一个门柱上。要是门柱正了，市委的形象就好了，那咱们去把贝聿铭请来，造一个最现代化、最端正的门柱！”王同顺跟詹天时发牢骚，“市里的危险房那么多，老百姓在砖头、水泥板下过日子，说不定哪一天哗啦一下，都变成肉馅。没见谁象对门柱这么急！”

詹天时批评了王同顺：“你也是老同志了，不能象小青年那样拿起话来就说。要注意影响。意见归意见，工作归工作。还是赶快安排一下。”

王同顺还是个听劝的人。不听劝也没办法，共产党员嘛，正在端正党风，反对自由主义，组织纪律观念还得有。那就着手办吧。

第一，要找施工队。这个门柱是一个区的工程队给搞的，结果出了这样的麻烦。这次不用这群王八蛋了。另找技术力量强的，负责的，找市二建。

第二，新门柱在原基础上建显然不行，难免再出毛病，须把原来的基础挖掉。这样一来，市委的大门口就不能走汽车了。市委大院不通汽车，无异于人血脉不通，神经阻

隔。这还了得？须得另开一个临时门。门只有开在市委领导家属院跟市委大院之间的隔墙上。

原先隔墙上曾经有过一个便门，后来堵死了。堵死这个便门的原因有好几条：一是家属院的孩子们经常从便门渗透到市委大院来玩战斗，到自行车棚上练飞檐走壁，在花圃里比赛八卦掌，醉棍竟扫到市委书记办公的走廊里。这里就有姚达书记的孙子。姚书记看着自己孙子的表演很有趣，但对其他孩子的胡闹又很反感。门卫总不能只为姚书记的孙子开绿灯，而把其他孩子拒之门外。索性把门堵上就是了。二是家属院里常有一对对青年男女到大院来。特别是黄昏后，夜幕下，大院里有花有草有石有树的地方，总有一对对良人在联络感情。这种情形如发生在公园里，小河边，也属正常。但出现在堂堂的市委大院，上百万人口的领导中枢，就有失严肃和庄重。三是给上访告状的人开了方便之门。某些指名道姓要找某书记、某常委的上访者，某些集团性上访者，某些有名的上访专家，大门的门卫不让他们进院。几经查访，他们就找到了这个方便之门。此一举对市委领导的干扰要比八卦掌和醉棍厉害得多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是不便说的：市委领导的安全问题，机关的安全问题。当然，从市委大院建成以来，这里尚未曾发生过针对市委机关或市委领导的暴力事件。恐怖主义活动震撼着西方世界。别的东西能传播进来，对恐怖活动也不能不加防范。中国公民没有私人汽车和枪支、弹药，但是当年兴修水利大会战却训练了一些硝酸炸药爆破手。

万一轰然一响，人、财、物损失大小不说，“市委挨炸！”这政治上的恶劣影响就难以弥补。其他原因还有，但择其要者是这么几条。

现在要重新打开这个方便之门，而且还要进出汽车，为了不致出现过去的情况，就必须在便门上设门卫。门卫至少要有三个人。门卫又不能二十四小时象棍子似地立在那里，还得建一个临时门卫室。

第三，要有经费。建个门柱事情不大，花费也不多，但属于基建，必须请拨专项经费。不过，市委兜里没钱，要花钱必须找市政府。在市里，市委有不容争议的决策领导权，但是行政大权，特别是经济大权又掌握在市政府。任何宏观决策都会给执行者留下体现自己个性的余地。市长是市委副书记，但他决不肯把市政府变成市委的副手。因此，在书记和市长之间总有一种微妙的、人人嘴上都不说但人人都可感觉到的不谐调。王同顺必须以办公室的名义先给市委写份申请基建经费的报告，同时抄报市政府、市计委、市建委、市财政局。待市委书记或主管书记批准后，再持书记的批件去找市长或副市长。经过几道关卡，最后才由财政局审核，决定给不给钱，给多少。

总务处长王同顺马不停蹄，足足跑了十四天，经费、便门、施工队诸项才有了眉目。这期间，姚书记亲自过问了三次，秘书长过问了六次，办公室主任詹天时无时不在过问。准确点说，事情是詹天时和王同顺一起干的。

诸事齐备，正待开工，姚达书记又把邵秘书长和詹主

任找了去。

“你们考虑过没有——”姚书记问，“大门的两个门柱是同一个施工单位、按同一个图纸、用同一种材料、在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地点修建的。既然左边这个门柱会倾斜，那右边那个门柱会不会倾斜？”

这个问题把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都问傻了。迄今为止，除了花钱重建门柱，他们谁都没有去研究左边这个门柱为什么会倾斜，右边那个门柱会不会也要倾斜。既然姚书记一连讲了五个“同一”，那就可能会引出第六个“同一”：同一个命运。前五个“同一”是已知的，没有争议的。第六个“同一”是未知的，只是一种“可能”。但他们不是建门柱的专家，也不是算命先生，谁又知道这个可能性大小？

“做工作，办事情总不能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。要有点预见性，有个全局观念，整体观念，有个宏观把握。”姚书记说，“不然，费了好大力气，刚把这个倾斜的修好，那个又歪了。市委机关一年四季都在那儿修大门，这不是开玩笑么？你们是不是再研究一下？”

邵秘书长和詹主任从姚书记那里出来，马上找来王同顺，传达姚达的意见。话还没说完，王同顺又发起牢骚：“市委领导早干啥来？要是早说两个门柱一起拆，一起建，我打一个请示经费的报告也就行了。求爷爷，告奶奶，刚刚把经费弄到手，现在又决定两个一起拆建。我还得重新请示一遍。脱了裤子放屁，这是折腾人么？”

詹天时想出一个办法：“我看不必重新写报告也行。跟

各有关部门说一下，把申请经费的数字改一下就行了。”

邵秘书长说：“不然先动工修，最后结帐时看缺多少，再跟政府那边交涉。我想问题也不大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。”王同顺说，“你们不办具体事，也就不知道跟政府那边的人打交道该有多难。修一个人家还不愿给钱，说市委这面的人专好整门面，摆阔气。同时修两个，再先斩后奏，政府那面就更不痛快了。‘你市委办公室多个啥？以势压人吗？不怕！按规定办事！’不但不给你报帐，还可能发你的通报。”

“不至于吧？”邵秘书长说。

“当然，他们胆子再大也不会批评市委，而是批评我王同顺。到那时候，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为了表示彼此之间的和谐和团结，都会把责任推给各自的工作人员。这么一来，吃亏的还是我。我的脑瓜皮比鸡蛋皮都薄，这种事我不干。”王同顺说。

当此之时，如果邵秘书长和詹主任拍拍胸脯，说两句承担责任的话，王同顺也许会改变态度。可惜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都不想说这样的话。

总务处长王同顺又开始了新一轮请示。这一轮花费的时间不比第一轮少，因为增加费用的理论基础是“可能”。让人们相信“可能”要比相信事实困难得多。

时间又过去了半个月。市委大院前的垂柳长出蝇翅似的小绿叶，结出了鹅黄色的毛毛狗儿。柳树间的碧桃长出了骨朵，又开过花，花又谢了。一簇簇的嫩叶又冒出来。

日本友好城市的代表团来过了。也的确有一群挎照相机、扛摄像机的记者，但倾斜的门柱却没有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响，国内似乎也没人议论，至少目前还没听到。这使姚达感到宽慰，感到庆幸，但同时又对市委机关办事效率之低感到恼火。见事迟固然危险，但行动慢，拖拖拉拉，松松垮垮，也同样危险。它不仅是腐朽的征兆，而且是灾难的前奏。说不定哪一天这该死的门柱倒下来，把哪一台倒霉的汽车砸个稀烂。他再三叮嘱司机，汽车过大门的时候，没特殊情况不准减速，要象冲破封锁线、躲开炮弹那样迅速开过去。每次从大门口冲过去，他都有一种飞机的轱辘终于接触了跑道或从“惊心石”下走过来的轻松感。自从开了便门（这是为门柱工程开工做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），姚达索性就不再走大门了。

开工准备终于就绪。王同顺带着施工队长来到门柱前，安排施工细节。这时，就在这时，奇迹发生了。

“我说王处长！”施工队长指着门柱，“你是不是搞错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看这门柱不是挺正么？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不信你仔细看看，一点也不歪。你是不是在跟我闹着玩儿呀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！”

王同顺定睛细看，真他妈着魔了，见鬼了！可不，门